

〔宋〕邵雍 著  
郭彧 于天寶 點校

邵雍全集

〔宋〕邵雍 著 郭彧 于天寶 點校

# 邵雍全集

壹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邵雍全集 / (宋)邵雍著; 郭彧點校. —上海:  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5.9  
ISBN 978-7-5325-6530-6

I. ①邵… II. ①邵… ②郭… III. ①邵雍(1011~  
1077)—全集 IV. ①B244.3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146697 號

封面題簽: 楊建臣

ISBN 978-7-5325-6530-6



邵雍全集

(全五冊)

[宋]邵雍著

郭彧于天寶點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)

(1) 網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 E-mail: [guji1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1@guji.com.cn)

(3) 易文網網址: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張 83.5 插頁 25 字數 1,350,000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800

ISBN 978-7-5325-6530-6

B·783 定價: 380.00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# 前言

## 一、邵雍的生平成就

邵雍，字堯夫，人稱安樂先生、百源先生。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（辛亥年，公元一〇一一年）十二月二十五日（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）生於衡漳（今河南林縣康節村），卒於熙寧十年（丁巳年，公元一〇七七年），享年六十七歲，卒謚康節。幼年隨父邵古遷共城（今河南輝縣），三十歲時移居洛陽。奇才蓋世，人品峻潔。名流學士如富弼、呂公著、程頤、程顥、張載等皆與之交遊，司馬光待之如兄長。以隱居不仕著稱。著有《皇極經世》、《伊川擊壤集》、《漁樵問對》等。其學問精湛，融會貫通，尤精於《易》，並創立先天之學。後人尊稱「邵子」。

邵雍祖上姬姓，出於召公世系，為周文王後代。他早年即胸懷大志。居共城時，其母李氏過世，他便築廬於蘇門山，布衣蔬食守喪三年。時李挺之為共城縣令，聽說邵雍好學，便造訪其廬。邵雍遂拜其為師，從學義理之學、性命之學與物理之學。數年之後，邵雍學有所成，但不事張揚，所以瞭解他的人很少。時有新鄉人王豫同邵雍論學，他自恃自己學問足可當邵雍之師，

誰知議論過後卻深爲邵雍的學識所折服，於是便虔誠地拜其爲師。邵雍移居洛陽之後，所悟「先天之學」進一步完善，又收張嶠等爲弟子，傳授《先天圖》及「先天之學」。

邵雍四十五歲時娶王允修之妹爲妻，後二年得子，名伯溫。嘉祐六年，邵雍五十一歲時，丞相富弼讓邵雍出來做官，甚至說「如不欲仕，亦可奉致一閑名目」，被他婉言謝絕。當時神宗下詔天下舉士，呂公著、吳充、祖無澤等人皆推薦邵雍，朝廷連下三道詔書，任命邵雍爲秘書省校書郎、潁川團練推官。邵雍再三推辭，不得已而受官，又稱病不肯赴職。

邵雍在洛陽閑居近三十年。冬夏則閉門讀書，春秋兩季出遊。樂天知命，常以詩言志，以園林景色、醇酒茗茶自娛平生。一心效法聖人，觀物得理，究天人之際，立言不朽。嘗有詩云：「祇恐身閑心未閑」、「若蘊奇才必奇用，不然須負一生閑」。的確是一位具有遠大抱負的儒者。

邵雍不支持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，但也不公開反對。他把這種不滿的心情通過吟詩唱和的形式表達出來。如「自從新法行，常苦樽無酒」、「懷觴限新法，何故便能傾」、「侯門深處還知否，百萬流民在露頭」等詩句，反映了他對待新法的態度。他也是一位能夠權變知時的智者。有門生故舊爲反對新法要「投劾而去」，他勸說道：「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，新法固嚴，能寬一分，則民受一分賜矣。投劾何益耶？」

二程兄弟與邵雍同巷里居住近三十年，世間事無所不論。程顥嘗說：「邵堯夫於物理上盡說得，亦大段洩露他天機。」又說：「堯夫之學，先從理上推意，言象數，言天下之理。」以「內

聖外王之道」評價邵雍之學，以「振古之豪傑」評價邵雍其人。

熙寧十年三月，邵雍有病，後臥床百餘日而不能起。至七月四日病危，五日凌晨去世，享年六十七。遺囑命治喪之事從簡，一如其父，葬從伊川先塋。邵雍病中，司馬光前來探視。邵雍對他說：「某病勢不起，且試與觀化一巡也。」司馬光寬慰他：「堯夫不應至此。」邵雍說：「死生亦常事耳。」當時正值張載從關中來，他給邵雍診脈後說：「先生脈息不虧，自當勿藥。」又要給邵雍推命吉凶，說：「先生信命乎？載試爲先生推之。」邵雍回答：「世俗所謂之命，某所不知，若天命則知之矣。」張載說：「既曰天命，則無可言者。」邵雍《閑行吟》云：「買卜稽疑是買疑，病深何藥可能醫。夢中說夢重重妄，牀上安牀疊疊非。列子御風徒有待，夸夫逐日豈無疲。勞多未有收功處，踏盡人間閑路歧。」可見他是一個不信世俗之命，不搞卜筮稽疑那一套智數的儒者。程頤前來探病，說：「先生至此，他人無以致力，願先生自主張。」邵雍說：「平生學道固至此矣，然亦無主張。」又說：「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，必是樹頭生也。」其時邵雍聲息已很微弱，就舉起兩手做手勢，程頤不明白，問：「從此與先生訣矣，更有可以見告者乎？」邵雍說：「面前路徑常領寬，路徑窄則無著身處，況能使人行也！」邵雍病重之中猶有「以命聽於天，於心何所失」、「唯將以命聽於天，此外誰能閑計較」、「死生都一致，利害漫相尋。湯劑功非淺，膏肓疾已深。然而猶灼艾，用慰友朋心」等詩句，足見他對待生死的樂天態度。

邵雍去世後，邵伯溫請程顥爲其父作墓誌銘。程顥月下渡步於庭，思索良久對程頤說：「顥已得堯夫墓誌矣。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。」遂於墓誌中有「先生之學爲有傳也」，「語成德者，昔難其居。若先生之道，就所至而論之，可謂安且成矣」等語。哲宗元祐中，賜謚「康節」。歐陽修之子歐陽棐作謚議：「君少篤學，有大志，久而後知道德之歸。且以爲學者之患，在於好惡，惡先成於心，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，則弊於所好，而不得其真。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，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，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。雖深於象數，先見默識，未嘗以自名也。其學純一不雜，居之而安，行之能成，平夷渾大，不見圭角，其自得深矣。按謚法，溫良好樂曰康，能固所守曰節。」南宋咸淳三年正月，封邵雍爲新安伯，從祀孔廟。

程顥、張嶠、歐陽棐皆評價邵雍之學「純一不雜」，則是因其學問不雜以「智數」。脫脫《宋史》將邵雍列入《道學傳》，李贄《藏書》將邵雍列入《德業儒臣傳》，則表明邵雍是有宋道學（或稱理學）的大家。邵雍亦自云：「君子之學，以潤身爲本，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。」又云：「物理之學既有所不通，不可以強通。強通則有我，有我則天地而入於術矣。」又云：「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，去利欲。由直道，任至誠，則無所不通。天地之道直而已，當以直求之。若用智數以徑求之，是屈天地而循人欲也。不亦難乎！」脫脫對此也有評論：一些人「因雍之前知」就說邵雍能從一切物體的聲音、氣色、動作方面推其吉凶之變，於是就摘取人世間那些已經發生的事，說邵雍都有言在先了。其實是「雍蓋未必然也」。對於邵雍的「遇事能前知」，程頤的分析

是：「其心虛明，自能知之。」

邵雍作爲宋代著名的理學家、易學家、詩人，先天學說的創始人，與周敦頤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并稱「北宋五子」。他的著述及其所反映的理學思想，在中國哲學史、易學史及宋明理學史上均佔有重要地位。邵雍弟子張嵎述邵雍行狀曰：「先生治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之學，窮意言象數之蘊，明皇帝王霸王霸之道，著書十萬餘言。研精極思三十年，觀天地之消長，推日月之盈縮，考陰陽之度數，察剛柔之形體，故經之以元，紀之以會，參之以運，終之以世。又斷自唐虞，迄于五代，本諸天道，質以人事，興廢治亂，靡所不載。」

## 二、邵雍的《皇極經世》及其先天之學

邵雍的易學成就，主要表現在「先天之學」方面。邵雍創建了先天象數學理論，成爲後代先天象數學派的開山者。邵雍以後湧現出一大批著名的象數學者，著名的宋代有王湜、張行成、祝秘、廖應淮，明代有朱隱老、黃畿，清代有王植、何夢瑤等。這些學者從不同的向度發揮或發展了邵雍的先天象數學說。

以先天學說爲基礎構建起來的《皇極經世》，是邵雍思想的代表作。該書體系龐大，內容涵蓋宇宙生成論、自然觀、歷史觀和社會政治理論等。關於「皇極經世」含義，朱伯崑先生認爲「其所謂皇極經世，即按三皇所立的至高法則，觀察和推測人類歷史的變化以禦世。因爲此法則爲



伏羲氏所立，故又稱其易學著作爲《皇極經世》。「皇極」最早出現在《尚書·洪範》中，有「建用皇極」、「惟皇作極」的表述，言治道則上推三皇，有追尋道統本源之意；「經世」，是經邦濟世、治理人世之意。該書力求構造一個囊括宇宙、自然、社會、人生的完整的觀念體系。這是一個最高法則，以此，上應宇宙，下應人事而不惑。

邵雍把從傳說中的帝堯即位之甲辰年，到五代後周顯德六年己未（公元九五九年）這三千多年的重大歷史事件編在《皇極經世》書中的元會運世時間體系中。該書通過編年的形式表達作者的歷史哲學。作者中年以後卜居洛陽安樂窩，與司馬光、二程等名流吟詩唱和，探討學問，編撰《皇極經世》的思想構架就是在這一段時期形成的。與此同時由於王安石變法，司馬光政治失意，亦隱居在洛陽，與邵雍爲鄰。司馬光著名的《資治通鑒》亦是在這個時期成書。司馬光非常尊重邵雍的學識，待之如兄長。《皇極經世》與《資治通鑒》在表達歷史哲學方面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邵雍受到《易傳》思想的啟發，對其思想加以發揮敷衍，成爲《皇極經世》最主要的思想來源。比如受到「天地定位」章啟發開出的「先天圖式」，從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」而展開的八卦生成思想。老子的《道德經》中也提到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、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。揚雄通過擬《易》而作《太玄》，北周衛元嵩作《元包經傳》。邵雍的《皇極經世》，就是努力構造自己時空觀體系的一部書。在該體系中，表

達了作者對歷史上的朝代消長、興替、萬物的存在狀態的看法，用其子邵伯溫的話說就是：「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，以盡天地萬物之理」；述皇帝王霸之事，以明大中至正之道。陰陽之消長，古今之治亂，較然可見矣。故書謂之《皇極經世》，篇謂之《觀物》焉。」

朱熹云：「程、邵之學固不同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。蓋以其信道不惑，不雜異端，班於溫公、橫渠之間。」余敦康先生頗為推崇邵雍的「宇宙意識與人文情懷」，認為邵雍的「宇宙意識有似於道家，這種人文情懷就有似於儒家了」，稱讚邵雍是一個「儒道兼綜的人物，雖曠達而仍有執著的人文情懷……他的先天之學是一種內聖外王之道」。

今人研究邵雍的思想，如果想要全面準確地把握，那就必須對邵雍著作做深入研究。邵雍博大精深的思想對中國哲學史、易學思想史有着深遠的影響。邵雍的人文情懷、安樂精神和真善境界，不僅對後世易學家、理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，而且對當今的世俗人生仍然有着可資借鑒的意義。

劉師培在《漢宋學術異同論》中說：「宋人象數之學，精語尤多……而邵子《觀物內篇》曰『象起於形，數起於質，名起於言，意起於用』，其析理尤精，遠出周、張之上。又以水火土石為地體，以代《洪範》之五行，地質之學已啟其萌。此則宋儒學術遠邁漢儒矣，與荒渺不經之說迥然殊途。」

### 三、《伊川擊壤集》及邵雍的詩學成就

《伊川擊壤集》這部詩集表達了邵雍「自樂」和「樂時」的思想。邵雍追求宇宙和人類的最高「至理」，亦即追尋人類社會發展的本源規律，從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安頓，獲得精神上的「安樂」。《伊川擊壤集》以文學詩歌的形式表現其哲學思想，其精神實質與《皇極經世》是一致的。

邵堯夫喜飲酒吟詩，「興至輒哦詩自詠」。《四庫提要》以為「邵子之詩，其源亦出自居易，而晚年絕意世事，不復以文字為長，意所欲言自抒胸臆，原脫然於詩法之外」。歷代有人喜愛其詩，南宋大詩人辛棄疾有《讀邵堯夫詩》云：「飲酒已輸陶靖節，作詩猶愛邵堯夫。」元代虞集早年斗室攻讀，書「邵堯夫詩」，將書室題為「邵庵」，被人尊稱邵庵先生。邵堯夫詩形成「擊壤體」，仿效者又形成「擊壤派」，是我國古代理學詩派最重要的一支，流行宋、明數百年之久，在日本也頗有影響。

《擊壤集》卷首有康節自序，自謂其詩「不限聲律，不訟愛惡，不立固必，不希名譽，如鑑之應形，如鐘之應聲」，哀而不傷，樂而不淫，雖吟詠性情而不累於性情，不同於一般詩人之作也。康節之詩，學白居易，平白如話，味薄意淡。朱國禎《湧幢小品》謂「佛語衍為寒山詩，儒語衍為《擊壤集》」。宋人多於詩中言哲理，康節實肇其端。

邵堯夫以詩言理，然不出於勉強，更有不少詠史詩闡述他對歷朝興廢的看法、對歷史人物作用的探究，其中《觀大棋吟》、《經世吟》等均為詠史詩長篇巨作，為中國詩史所罕見；寫景詩數量也不少，無論是出遊山水還是居家即景遣興，都可見他對四時物象觀察的細緻，更有部分是借景發明其理學觀；還有些詠懷詩，寫他安貧守道的生活狀態，辭官不做的決心，對名利的鄙夷，及對世態人心的看法；還有一部分為唱和詩，表達他對友人的尊敬、感謝、勸誡；更多的是自述心跡與行止。其詩集中不少箴言直指人心，即便在今天，對人們認識人生與社會，仍有相當的意義。從文學史方面來看，其詩學觀、詩的文學價值，以及「擊壤體」的形成，都大有研究的必要。

## 邵子全書序

宋邵堯夫先生所著書，有《皇極經世》、《觀物內外篇》、《伊川擊壤集》，各若干卷。考功玄仗徐公刻之以傳。夫先生之學，易學也。古聖人洗心退藏而吉凶與民同患者，其理微矣，而盡之於《易》。先生事李之才，殫厥心力，始盡其學，而一時獨秦玠、鄭夬、查伯復、俞邦翰數人稍通其說，餘或以爲數學而忽之，不知先生通天地陰陽之紀，察日月星宿之會，明鬼神幽顯之理，達龜筮鈐決之奧，觀運處身，臨政治國，咸於此出。程伯子推爲內聖外王之學，而先生亦自以經世名其書，豈虛也哉？余考先生雖學出希夷，而實本諸先天方圓圖。圓圖：乾兌離震居左，爲天卦；巽坎艮坤居右，爲地卦，兩儀分而運行不息者主之。方圖：西、北、東、南各十六卦，陰陽之醇氣，物不能生，迨西南天交於地，東北地交於天，陰陽互藏其宅而物乃生焉，其間天門、地戶、鬼方、人路森然具備，而易道變化該之矣。先生觀乎天地四時運行消長而往來於其間，微而思慮之形，著而言行之動，以至造化之神靈，鬼神之幽蹟，靡不先知而豫定者，是書特指其緘要以示人，非故創爲奇也。編中律呂圖、聲音圖、十二辰與十六位圖、太極圖、既濟陰陽圖，不一而足，而絕無一語述其所以然。蓋自宓義氏以不言爲教，其傳古，其味深，至先生獨契其精微。伊

川乃稱堯夫差法冠絕古今，又以爲似揚雄而不盡如之。噫，此豈雄之所能辨哉？先生之少也，驚精於討論，剝心於象數，迨良師指授乃物理與性命，其學彌進而彌邃，見於史傳，可攷也。故學者欲成先生之學在求師，欲師先生之師在立志。夫子焉不學？而亦何常師之有？志之不立，局局搶榆之見，曰如是爲理，如是爲數，內者主之，外者奴之，以爲望洋而無有極也，則亦曲守師說者之過也。

明南京國子監司業後學朱國禎撰

# 刻邵子全書序

余讀《易》而識聖人之詔世也，其慮深；讀《詩》而識聖人之存世也，其迹著；讀《書》而識聖人之憂世也，其情危；讀《春秋》而識聖人之律世也，其義嚴。夫治亂之相倚也，天也；識之蚤而圖之力，人也。「城復」是惕，「苞桑」是期，聖人於否泰，卷卷焉；其詔天下以撥亂反正者明且切矣，故曰其慮深。萬國奉一王，猶四肢戴元首也。周衰，列國各相雄長而王室陵遲，黍離替矣。聖人以《雅》、《頌》存治世之音，以《國風》存亂世之音，曩日離合景象宛若睹焉，故曰其迹著。秦僻在戎翟，《春秋》不以比君數，《秦誓》何以能爲《書》終也？以帝王始而以秦終，聖人其有隱憂乎，故曰其情危。《春秋》有天道焉，有君道焉，有臣道焉。先正所謂「亂臣賊子」，誅死者於前，懼生者於後也，故曰其義嚴。嗚呼，兼四經而勒成一家言，則康節先生之《皇極經世》是已。先生以運經世，所載興廢失得甚具，則《易》否泰之慮也。《易》詳理，《經世》詳事，欲人緣理證事而不謬于理也。獨法否泰者，否泰，乾坤之交而諸卦由生也。以會經運，列正統於上，臚竊據於下，則《三百篇》之旨也。《三百篇》紀傳之體，而《經世》年表之體也。始自堯即位未之甲辰，書曰「欽若昊天，敬授人時」，則《春秋》所以明天道也。其間三晉求爲諸侯於周，不書

「命」，不予天子之命之也，明君道也。武后廢帝爲王，改唐爲周，猶書「唐孝昭皇帝十一年」，不予武氏之廢之改之也，明臣道也，婦道也。終自周顯德西之己未，書曰「北征契丹」。嗟夫，周之必併於秦也，宋之必胥爲夷也，不可謂孔、邵不知也。秦益之後，可以主中國即聖人，不必廢之。以夷主夏，乾坤大變故也，故奮筆而書曰「北征」，而先生之心滋戚矣。總之四經、《經世》所載不出治亂之故，治亂之故不出陰陽消長之運，陰陽消長之運不出先天一圖。是以先生所總元會運世之數，與夫陰陽剛柔、律呂聲音、動植飛走之數，無非發揮先天之蘊。故曰「圖雖無文，吾終日言而不離乎是」，又曰「天地與身皆易地，己身殊不異庖羲」，則先生之學淵矣，微矣。彼以數名先生者，抑何淺之乎知先生哉！先生當熙寧之時，值金陵用事之際，觀天察時，已知天下必無可爲之會，是以身不得隱。身隱矣，而畏天悲人、憂時憫事之念終不能一日忘也。是以不得不托之言，托之言而卒無可柰何，是以不得不委運于大化，順適于去來而時發洩其情于《擊壤集》。《擊壤》陶然自得，不異浴沂詠歸氣象。然曰：「仲尼豈欲輕辭魯，孟子何嘗便去齊。」夫寧整坏塞竇、拽尾泥中者之爲適乎哉？又曰：「返魂丹向何人用，續命湯于甚處施。」先生之志，寧不悲夫？是道也，惟子輿、子房先得之，故曰「孟子善用易」，又曰「留侯善藏其用」，蓋契之者深矣。自此學不講，而天時人事之故，卒世懵然。以屈子之忠焉而沉，以莊生之曠焉而放，皆不可謂聞道。然誠心質行，猶諒于人也。世儒役其身于榮辱之塗，而汨其心于欣戚之境，老死不知厭足，則不可令先生見矣。嗚呼，吾又安得起先生九京，與之一破功名貧富障哉！先生書，



以元會運世相經者三十四篇，以聲音律呂唱和爲圖者十六篇，統名之曰《觀物篇》，凡五十，爲卷十；《內篇》十二，舊爲卷二，今仍《性理》本，益以伯溫解，爲卷三；《外篇》上下，出門弟子所記，爲卷二；《擊壤》詩二千餘首，爲卷六。而《性理》本首二卷內，一元消長之數圖，則三十四篇之總也；四象體用之數圖，則十六篇之總也。大概出伯溫所著。《指要》等書則出蔡西山所衍說者，謂當刪去，而晦翁嘗稱其推究縝密，故寧過而存之。《漁樵對問》、《無名公傳》故見《性理》，而《懷古賦》等篇則從別本得之，因併以入。遺行誌狀則附於後，通爲二十四卷。其序當先《觀物篇》，次《觀物內外篇》，次《擊壤集》。今以《性理》久列學官，不欲割裂，遂如舊著之前云。

萬曆丙午六月之望樵李後學徐必達書於銓曹書院